

我的丈夫谷正倫

(二)

谷陳瑾口述·章君毅執筆

辛亥革命那年，許多留學日本的革命志士，紛紛自動返國，參加作戰。紀常的幾位同窗好友，朱紹良先生因爲在當年陰曆七月十四日，回國奔父喪，先已在江蘇武進原籍，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，他立即馳赴漢口投效革命軍。何應欽、張春浦先生和紀常則前後自日趕到上海，大概紀常到得較晚，他祇是追隨黃克強（興）先生，在南京留守府任職。南京留守府係黃克強先生奉 國父之命，成立於民國元年四月一日，到了六月十四日即告撤銷，黃先生解職，紀常不屑爲袁世凱工作，他經上海回日本繼續學業。

據朱紹良先生後來提起，紀常回學校的時候幾已一文不名，而袁世凱對待留日軍事學生，則極盡籠絡羈縻之能事，他曾派人送一筆錢給紀常。照說紀常可以收，因爲袁世凱是當時的臨時大總統，他應該負責發放南京留守府遣散人員的退職金或旅費，但是紀常認爲袁世凱笑裏藏刀，他致送金錢大有收買意味，因而加以峻拒。這使他在返日旅程，和初抵日本後的那一段時期，經濟狀況窘急萬分。

民國五年（公元一九一六），紀常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一期，他和何應欽、朱紹良、張春浦諸先生一道回國，時值第二次革命失敗，袁世凱全力壓制民黨，迅速將他的勢力擴展到長江以南。這幾位青年革命黨人滯留在上海，正在無所適從的時候，貴州暫編第一師師長王電輪（文華）先生，千方百計的找到了他們。

王文華先生是貴州護軍使（實即都督）劉顯世的外甥，北伐後擔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的王伯羣先生，便是他的大哥。劉顯世原來是湖南人，貴州興義縣的廬生，客籍士紳，他和他父親均以善辦團練而著名，清末民初，他即已掌握團練一萬餘人，光復後且擴爲兩萬餘衆，在貴州全境，以他的勢力爲最大，他曾擁戴滇軍總司令唐繼堯爲貴州都督。雲南都督蔡松坡（鏞）應袁世凱之召，赴北京任職，以唐繼堯督滇，劉顯世便當了貴州護軍使。

劉顯世將他麾下的團練，編爲五十個營，另外挑選精銳，成立一個混成旅，派他的外甥王文華爲旅長，駐屯黔湘邊境，積極訓練，同時招兵

買馬，儘量擴充，因爲劉顯世渴望這支部隊成爲黔軍的主力。

但是，王文華是普通師範科出身，他很熱情豪爽，精明強幹，却不諳於軍事。民國五年，蔡松坡逃回昆明，率領護國軍起義，反對袁世凱陰謀竊國，帝制自爲。在此以前，劉顯世早已跟唐繼堯取得默契，參與護國之役，然而他却騙了袁世凱一大批械彈餉項，他說他願爲袁世凱作征滇的前驅，等械彈餉項領到，他立刻擴編蘇謙一個旅，和王文華旅同時加入護國軍的戰鬥序列。——當時，王文華深感自己並非指揮的長才，他亟欲延攬高級軍官，所以他專程跑了一趟上海，先找到了貴州同鄉的士官畢業生何應欽先生和紀常，然後再由何谷二人轉介朱紹良、張春浦等幾位先生，大家聽說是參加護國討袁，非常高興，當即表示應允，和王文華先生一路，輾轉到了貴陽。

這幾位日本士官十一期的高才生，都獲得王文華的重用，當時王文華部業已擴充爲黔軍暫編第一師，由何應欽先生擔任參謀長，紀常任砲兵

第一團團長，朱紹良先生屈就他的團附，張春浦先生好像是步兵第一團的團附。

紀常這一次衣錦榮歸，而且甫出校門便當了團長，使他的家人極感欣慰，往後我的婆婆和我談到這一段時，每每眉開眼笑，神采飛揚。她老人家最愛提起的有兩件事，第一是紀常到日本去留學，前後一共八年，他不但不用過家裏一文錢，而且一回到家裏，立刻便把所領到的薪餉公費，交給我的公公婆婆，還給家中大小，親友鄰居帶了些小禮物。第二件事是他在日本就讀的時候，由於他祖母逝世，二伯父提議分家，我公公寫信到日本，徵求他這個長子的意見，紀常知道父親對他的兄長一向敬愛恭順，曾有一次他伯父出口傷人，幾乎釀成大禍，他父親聞訊便趕去代自己哥哥磕頭謝罪，但求息事。所以紀常在回信中請求我的公公，析產的事一切唯伯父之命是從，他又說：等他學成歸來，他自能善盡子責，奉養雙親，婆婆把這兩件事連起來講，她總是鄭重其事的再加一句：

「這就是他的孝悌忠信。」

護國軍之役，劉顯世於民國五年元月廿七日，在貴陽宣佈貴州獨立，同日暫編第一師出發北伐，仰攻重慶兼略湘西。暫一師的兵力總共祇有五千五百人，當面之敵是北洋軍的精銳，曹錕的第三師、張敬堯的第七師、李長泰的第八師，其主力佈置於合江、瀘州、敘府一線，顯然是為了阻截蔡松坡率領的護國第一軍。不過，在重慶方面，仍有張敬堯的重兵駐守。

護國軍攻重慶，時在五年二月廿三日，由滇軍第二路總司令戴戡先行攻佔大沙溝、九子盤、

趕水和東溪，同日編為右支隊的黔軍暫一師突出奇兵，一舉奪得青羊場，已經到了涪陵、長壽、重慶間的心臟地帶，遠越雙方相峙的綦江縣，這一次攻擊使重慶為之震動，可惜，黔軍兵力單薄，尚且沒有後援，於是被北洋軍團圍困於青羊場中。

黔軍被圍了半個月，大有全部就職的可能，二十九日老天爺幫忙，清晨大霧迷漫，黔軍趁此機會突圍而出，他們退回黔境以後，三月二日忽又逃過松林崗，進抵萬壽場、曾家蕩。北洋軍決計以大吃小，以數倍兵力圍予包圍，反被他們以伏兵之計殺死不少，然後從容退入貴州桐梓。

護國軍苦戰半年，黔軍的表現相當突出，五年六月六日，袁世凱在四面楚歌聲中羞憤致卒，黔軍遂進駐重慶，其間紀常曾經在民國六年八月中，以隨從參謀的名義，跟王文華北上，出席臨時執政段祺瑞召集的「督軍團會議」，這一次長途旅行，由於長時期的整日盤桓，使他們二位的私誼，又增進了一步。

民國七年八月間紀常請假回貴陽，和我舉行婚禮，王文華不久便在重慶受到川滇黔護法各軍將領大會的推戴，擔任黔軍總司令，朱紹良升任參謀長。王總司令很體貼的調派紀常為步兵第一團團長，因為當時步兵第一團駐紮在貴陽。

但是紀常的任務還是很艱巨，黔軍的步一團驍勇善戰，是黔軍的精銳，攻堅摧銳，所有的硬仗都由步一團包辦，保有長勝不敗的光榮紀錄。然而步一團的軍紀，却也是出了名的壞，苛民擾民的事件層出不窮。如所週知，紀常一生都是最重紀律的軍人，步一團團長，無異給他一次嚴重

考驗。

第一團團部設在貴陽南廠，亦即南門外的鄉間，觀風臺和南明河回環交互，如襟如帶，從我們的住處眺望，越覺山水清幽，縹渺宛若仙境。我很高興他能有這麼理想的辦公地點。

我們住在貴陽城裏，每天一早，他準時起床，準時漱洗，準時吃早點，準時出門上馬，馳往南廠上班。當然，每天黃昏他也是準時到家，準時下馬進門，他不多參加應酬，我知道他是想多在家中陪我。

結婚初期，我們彷彿有點陌生，又彷彿非常的親密和瞭解，紀常不大喜歡說話，對於我渴望知道的他童年、少年與成年後的許多往事，他向來隻字不提。起先我頗以為訝異，及後相處的日子一長，我方始領悟，紀常是一個重視實際的軍人，他不多幻想，同時更不愛回憶。

從一個極獲寵愛的大家庭出來，成為素以嚴肅見稱的谷正倫谷團長太太，如今回想，我在最初一段時期，確實有點不太習慣，甚至於我可以這麼說，簡直有點戰戰兢兢，唯恐自己無法配合他的單調與刻板。因為他的生活起居，一舉一動，都顯得那麼樣的有規律，那麼樣的有秩序，并且有條，一絲不容更改。

紀常是受過很長時期軍事訓練的軍人，尤其是在日本的八年，使他養成了一成不變的生活習慣，絕對的守時，絕對的嚴肅，絕對的迅速敏捷，和絕對的整齊清潔。而我呢，如果是在自己家裏，聽到這些字眼，我都會感到畏懼。但是，當時我已與紀常結為夫妻，我便不得不履薄臨深，小心翼翼，時時刻刻留意，使自己的行動和他看齊。

所幸的是他對我非常體貼，非常溫和，他從不責備、指謫、埋怨，或是嫌厭我做錯、耽擱任何一件事情，他甚至表示不願意聽我惶恐的解釋。於是我漸漸的心寬了，心定了，我嫁了一個認真嚴肅的丈夫，我起先誠恐自己事事不如他的意，漸漸的，我發現了，其實他正是我强有力的保護者。

紀常亟於澈底整頓步一團的軍風紀，他每天停留在南廠的時間特別長，我每天飽食終日，無所事事，只是在家中等候他下班回來，長日漫漫，百無聊賴，可是，等到他回了家，我在一陣子忙亂過了以後，吃過晚飯，就祇有兩個人靜靜的燈下小坐。他看書，或者披閱公文，草擬計劃，我呢，就只有端然的坐着。有時候我會想，我們莫非是太陌生了吧，怎麼等了他一天，到現在連話都不講三句，有時候，我悄悄的望他一眼，正好碰到他也抬起頭來望我，於是，四目相接，互作一次會心的微笑。一剎那間，我覺得自己很溫暖，很幸福，很快樂，剛才的想法，實在是大錯特錯，事實上，我們非常瞭解，非常相近，而且非常的關切體貼。

揭開那威武肅穆的外表，紀常是一個很重感情，而且情意脈脈的人，讓他表達某一種感情，也許要比較他草擬一份作戰計劃，更需要通過縝密的思考，和漫長的歷程。當我們婚後不久，他忽然在貴陽城裏的施政學校兼了課，一個星期裏面有兩三天，他得從南廠團部，快馬加鞭的趕到學校，去上講堂。我覺得他這樣太辛苦，太勞累，可是，我畢竟沒有問他：爲什麼他要這樣做？當時，他爲了解除我獨自一人在家時的寂寞

，同樣的他也希望我多方面增進智識，因此，他花了不少的錢，費了很大的事，替我訂閱了許多畫報和雜誌。當然，當那些「閉書」寄到了，他也喜歡翻閱翻閱。

有一天，他似有心，若無意的，拿起一本雜誌，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，問我：

「這一篇，妳看過了沒有？」

我接過來看時，那是一篇小說，偏巧我還沒有讀到，於是當時我先回答了一聲：

「還沒有哩。」

然後，我又坐下來，攤開那篇小說，我開始熱切的閱讀，與此同時，我還有一點興奮，因為他特意指出這一篇，問我看過沒有？當然，那篇小說一定有很深的意義。

看完了，我陡然覺得有點迷惘，有點心酸，但當我抬起頭來找他時，紀常却已不在我的身邊。

原來，這篇小說的題目，就叫做「二十元」，作者寫一對青年夫妻，由於結婚以後，開支增加，丈夫祇好出賣剩餘勞力，他到一間學校去兼任教授，這樣，每個月可以增加二十元的收入，然而，不幸得很，男主角在不久以後，便因爲辛勞過度，染患了肺病……

明白了他爲什麼要在如此繁忙緊張的情況下，還要跑去兼課？他是爲了家庭，爲了我，爲了爭取那一筆額外收入，藉以改善我們的生活，當時，我心酸難忍，直在想哭。我想喊他來，或者奔出去告訴他：我對於目前的生活已很滿足，我們可以節省開支，我們也可以享受精神上的慰藉與快樂，他不需要去兼差，去兼課，去出賣他剩

餘的勞力，去損毀他的健康……

但是我繼而一想，這樣恐怕不妥，他既然不善於直接表達他的情感，那麼，他勢將對我的強烈反應爲之錯愕——我不願意造成那種相互踟躕、窘迫的場面，所以，我重新坐下去，闔上了那本雜誌，使自己面容平靜，聲色不動的去找他，彷彿我方並沒有那麼激動、痛苦過。

第二天，我便開始我的節約計劃，我剔除不太必要的開支，儘量減少浪費和消耗，我把日常用度定到一個較低的限度，嚴格的控制預算，並且——特地在交錢給我的時候，強調的說：

「上個月還剩了多少多少錢咧，你這個月可以不必再給錢我。」

我相信他懂得我的心意，以及我是怎樣默默的在從事節約，因爲，隔不了多久時候，他便有所反應了，首先是他的高足鄭少臣來拜訪老師、師母，谷先生去辦事，鄭少臣便陪我閑談，突如其來的，他告訴我說：

「谷老師的教授法特別好，學校裏的老師沒有一個趕得上他，同學們太喜歡聽谷老師的課了，隨便什麼繁雜的問題，谷老師一講，同學們馬上就瞭解。」

我還以爲他是在我面前，故意這樣說客氣話，正準備回報以「那裏，那裏！」的時候，鄭少臣又點頭一樣的，搖頭苦笑的再添一句：

「現在，谷老師想不教我們了，師母妳想，同學們怎麼肯放過這位好老師呢？」

「啊！」我趕緊漫應了一聲，自此不再開口。因爲我正思潮起伏，心亂得很。鄭少臣的來意和說話，我已了然於心，紀常的想盡方法，無可

奈何，我更深心的感激與同情，事實很明顯的擺在面前，紀常曉得我看過那篇「二十元」小說，他曉得我為他心酸，難過，雖不欲讓他再這麼勞累下去，於是我儘量掙節開支，厲行節約，表示我們的家庭並不需要額外收入，他一定是順從過我的願望，向法政學校辭職，然而校方和學生一致努力挽留，於是才有鄭少臣婉轉的跑來「請願」這一幕。

這一幕過後，紀常繼續在法政學校兼課，有一次我的小孩子，紀常的二妹谷鈺來了，她所提議的一件事，證實了紀常確為不可多得的教授人才。

二妹告訴我說：

「八嫂，妳莫着八哥平時不多說話，他講起書來可確實不錯啊。」

「啊，」我心裏歡喜得很，嘴上却故意淡淡的問：「真的呀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。」二妹斬釘截鐵的回答，緊接着她又問我：「八嫂，妳想不想學日文？」

我還不懂她這一問裏面的用意，只是順着她的話答說：

「有學習的機會總是好的，何況，我們一天到晚，閑着也是閑着。」

二妹開心極了，她拍手歡呼的說：

「好呀，好呀！八嫂，妳叫八哥從明天起，就開始教我們兩個的日文。」

推却不過，當天晚上紀常回家，我便當着二妹的面，向他提出這一項要求。

「可以，」紀常欣然應允，指指我又指指二妹說：「妳們兩個，明天晚上吃過了飯以後，準

七點鐘，開始上第一課。」

就我來說，這真正是喜出望外，許久以來，紀常經常緊緊的閉着嘴唇囁動一下，都會使我聚精會神；注意傾聽，何況，從明天起他便要為我和二妹上課，教我們日文課程了。

第二天確能準時上課，紀常很有耐性的，教授二妹和我，一遍又一遍，重覆而機械的，唸着那些難以辨認的日文字母：

「阿依烏愛屋，

卡欺斯賽唆。」

可惜的是，日文祇上了一課，一則因為他實在太忙，二來谷鈺和我祇覺得好笑，一面唸日文字母，一面格格的笑個不停，紀常於是也笑了起來說：

「算了，算了，妳們這樣那裏像是在上課啊。這個老師我當不成，唯有敬請不敏。」

蜜月期間，唯一談起愛情與婚姻之類的事情，是有一次在閑談中，他忽然大發其「娶妻重德不重色」的議論，而且強調的說：

「尤其是軍人，娶妻就祇能重德，而萬萬不可重色。」

我笑他，我說：

「你怕什麼？」

他望着我，隔了許久，方始說了一句：

「漂亮的太太難侍候啊！」

由於王文華總司令的美意，調紀常領軍費陽，使我們在新婚之後，還能够相聚一段時期，但是由於他忙，我仍有長日寂寥，望眼欲穿之感。然而為時不久，他却又要率師出省遠征了，有一天晚上，吃過晚飯，我埋頭閱讀，紀常伏案握筆

直書，忽然，他閉閉的說一句：

「我要出一趟差呢。」

我立刻放下書本，很緊張的問他：

「到那裏？」

「芷江。」

芷江，那不是在湖南境內嗎？以當時的交通不便，從貴陽到湖南芷江，真不知道要走好久啊。我正心亂如麻，說不出話，他又走到我的面前，平靜自然的說：

「我已經跟五弟說好，由他回安順去接媽來過年，妳要帶領兩位弟弟好生侍奉。正好，趁此機會請媽教教妳，我們家過年的規矩。」——妳放心，我一到湘西就會寫信回來。」

我心裏非常的難過，因為我們新婚不久，相聚的時間未免太短，同時，許多時來我都在盤算着怎樣和他一齊歡渡新年，這一下，所有的憧憬和期望全部落空，尤其，聽他的語氣，他不像是去出差，他一定會離開我相當長久的時間。

這便是身為軍人的妻子，不可避免的苦惱，當時，我一語不發，祇是連連的點頭，表示他所交代我的話，我已聽見，並且深願照他的話去做。他凝望了我好一會兒，彷彿他輕輕的嘆了口氣，然後，又回到他的寫字桌上，繼續治公。

我萬萬不會想到，這第一次的別離，便是兩年，而紀常的「出一趟差」，竟然由湘西而下川東，而川北，而川東，貴州，在錯綜複雜，變化莫測的局面裏，迭經血戰，歷盡艱險，不知道有多少次幾乎送了性命，而且，差一點就回不了家鄉。

袁世凱死後，護國軍大功告成，照道理說袁

黔二軍應該凱旋回師，但是，就因為雲南、貴州僻處邊陲，絕大部份的資源未經開發，不像四川是天府之國，物產豐隆，辛亥革命以迄護國軍之役，滇黔二軍擴充得太快，把這麼許多部隊開回原地，地方上實在是供給不起，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下，只得採取所謂的「就食」辦法，那便是佔住一處地方不走，一切軍需餉備，悉自當地補給。

民國六年到民國九年，從重慶到下川東的萬縣，是黔軍的防區，滇軍則囊括重慶以西，直到成都東門，以及下川南全境。成都城裏，有熊克武在當督軍，楊庶堪任省長，他們所能號令的地方，實在有限。

湘西芷江一帶，自王文華駐紮過後，也成了黔軍的地盤，黔軍既然收稅徵捐，當然也有保護安民的責任，紀常那一次調往湘西剿匪，便是黔軍對於湘西地方盡責的一大表現。記得他到湘西，前後駐防半年，我會接到過他不少封信，他寫家書，平實自然，從不提軍情戰況，也沒有縣縣情話，我唯有從他關心體貼的字裏行間，去探尋他的真情流露，他寫信和說話一樣，可以說是相當的含蓄。

半年後，聽到消息，說是四川境內局勢很亂，川黔滇軍相互爭伐，打得很凶，黔軍人數較少，力量薄弱，佔的却是四川最富庶肥沃的地方，因此他們亟須增援，紀常這一團人，把湘西地面肅清，已經在芷江駐防了相當時期，在川黔軍唯恐川、滇兩軍以大吃小，於是急電紀常，命他放棄湘西，火速將部隊拉到重慶。當時，我們全家的人都很高興，以為他回師援渝，途中一定會經

過貴陽，最低限度總，可以回家盤桓幾天。

然而軍情急於火，紀常奉命以後，星夜攆趕，爲了縮短路程，他不走貴陽，直接通過川黔湘邊境，抄小路而以最快的速度，到了重慶。

他才抵達，重慶便發生了戰事，川軍第二軍軍長劉湘，由合川進攻重慶，驅逐黔軍出川，但是由於紀常的這一支生力軍抵達，黔軍兵力大增，他們死守磁器口到浮屠關這一條大路，和川軍幾經拉鋸，奮戰不退，因爲黔軍第一團的驍悍善戰，加上佔據了有利的地形，劉湘始終打不過來，師勞無功，同時犧牲重大，於是劉湘開始撤退。

劉湘不會料到，他的優勢兵力一撤，兵微將寡的黔軍，居然由谷正倫率領，啣尾急追，這一追不但虜獲了劉湘的許多軍械輜重，而且進佔了他的根據地合川，然後再往北打，一直打到嘉陵江中游，岳池與合川之間的武勝。川黔兩軍的這一仗，反而使黔軍擴大了地盤。

那時候，我已經養成了每天看報的習慣，貴陽報紙，對於黔軍在重慶附近作戰的消息，每天都用大字標題刊登，而且刊登得十分詳細。尤其當時報紙不講究軍事保密，部隊番號和將領的名字，一概照登。黔軍在四川打勝仗，貴州人當然歡欣若狂，谷正倫是這一次鏖戰的主持之一，步兵第一團，必定是打衝鋒，守第一線的隊伍，於是，第一團和谷正倫的名字每天都登在報紙上，今日殲敵若干，明天攻克何處，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，谷正倫這三個字，漸漸的響亮起來。

(未完待續)

無名氏的言論

印度人是一個富於宗教性的民族，中國是一個偏於靜觀的民族，西方與印度全是各走極端。唯中國則處在兩者之中，允執厥中。沒有中國文化的調和，則西方文化及印度文化易入滅絕之路。沒有西方與印度的刺激，則中國文化易趨於停滯。因此，中國文化未來的使命，就是調和混溶西方與印度。中國文化如溶解劑，有了這一藥料，世界文化才能重新鑄成一個嶄新體。

今日西方問題，不僅是經濟制度問題，也是文化心理問題。今日西方的崩潰，主要的是文化的崩潰，社會心理的崩潰。一種過渡注重效率與實用文化，發達之極，必過渡強調客觀的自然性，而抹煞人性。(唯物主義的極端也是如此。)自由競爭與個人主義的極度，必然要弱肉強食。宗教的一元論必然要陷於獨斷主義與偏狹的教條。以上種種，乃有西方歷史的危機，藥之者或許是東方文化。(一)東方文化不完全注重實用效率；(二)自由競爭味不濃；(三)反宗教二元論，而是自然式的二元論甚至多元論。自然，這只是指東方文化對西方的可能貢獻的一部份說，並不是說，全部問題都繫於此。

(錄自無名氏沉思集)